

人物小传

余敦清,男,1937年8月生于湖北武汉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948年12岁时才上私塾。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52年以总分第一名考入当时武汉地区最好的中学——上智中学。后由于交不起学费,转入可免费上学的武汉市第一师范学校。1957年8月中师毕业分配到武昌聋哑小学(后改名为武汉市第二聋校),历任学校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1961年5月被评为湖北省劳动模范,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62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于湖北省函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78年应教育部邀请参加全国聋哑学校语文、数学教材审稿工作。1986年参与创办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并兼任中心负责人。1986年、198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工作者,1987年10月作为国家代表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亚太地区特殊教育研讨会并作大会报告。1987年被评为武汉市首批中学高级教师。1988年被评为武汉洪山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0年被评为湖北省唯一一位特殊教育特级教师。曾任亚太地区特殊教育研究会会员、中国特殊教育讲师团成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理事、中国民政部康复协会委员、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负责人、中国听力语言康复杂志常务编委、湖北省特殊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特殊教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等。1997年退休,毕生奉献特教40余年。出版有《听力障碍与早期康复》《余敦清特教文集》等专著,发表特教论文60余篇。



毕生奉献在特教 不忘初心为聋童

——记聋教育专家余敦清先生

● 季瑾 孙家文 马建强

一、毕生献身特教:为聋儿造福,为家长排忧解难,为国家解难

余敦清的童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他父亲原在武汉城区靠卖苦力养家糊口,全家老小八个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攻入武汉后,父亲被日本兵打伤致残,失去劳动能力。全家只能靠两个哥哥拉人力车艰难维持生计。余敦清12岁时才在哥哥的帮助下读私塾启蒙。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余敦清学习非常刻苦,成绩非常优异,1952年余敦清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上智中学录取。上智中学当年是武汉最好的中学,是众多家长与学生的梦想之地。可在短暂兴奋后,因为付不出学费,余敦清只好忍痛作别名校,转入当年不要交学费、

还有助学金补助可以解决吃饭、另略有余钱的武汉市第一师范学校。余敦清“学一行爱一行”积极上进品学皆优。经过5年多的苦读,1957年余敦清从师范学校学成毕业,家人对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余敦清都充满了期待,拮据的生活终于可以有所改善了。

临近毕业,校长专门找余敦清谈话,动员他去聋哑学校工作。可余敦清从未想过要去聋哑学校,对聋哑教育更是一无所知。当余敦清决定要去聋哑学校教书的时候,家人坚决反对,同学更是嘲笑不已。家人说,哑巴打死人不抵命的,一个健全人成天与哑巴在一起,将来有什么出息?

当余敦清不顾家人以去聋校就断绝亲情关系相

逼、不顾同学以全优毕业生竟然去教哑巴的嘲笑,而毅然来到聋哑学校报到的时候,迎接他的却是落后简陋的办学条件、严重不足的师资队伍。

1957年8月15日余敦清正式到位于武昌胭脂山上的武昌聋哑小学报到。这所小学的前身名叫武昌瑞英聋哑学校,由美籍瑞典人、基督教牧师艾瑞英于1932年创办,这是武汉地区的第一所聋哑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宗教背景、慈善性质的聋校,1952年被政府接管并改名为武昌聋哑小学。课程设置有算术、发音、美术、劳作、体育、英文、习字等,另开设有“织袜”等简单的职业课程。余敦清来任教时,学校师资主要是两位聋人,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仅仅上过几年聋校。曾有两名健听老师,但一名不久就调离学校,另一名心智不很健全,无法承担教学任务。当时学校有四个班40多名学生,最大的学生36岁。余敦清是第一位从正规师范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他一入校就承担了语文、历史、自然、地理、体育、律动、美术等几乎所有课程,一周满满24节课,另外还兼少先队辅导员,他以校为家,成天与聋生朝夕相处打成一片。

起初,从未接触过手语的余敦清在这里寸步难行。不懂就学,学校有2个聋人教师,有40多名聋生,他们都是余敦清的老师。那时还没有手语书,每天晚上他就把白天学到的手语,画在本子上,反复对照比划。当时聋校事务员马保贞有个养女名叫马恩光,她是健听人,但因为从小住在聋校,成天与聋孩子朝夕相处,所以学得一手流畅的手语。为向马恩光学习手语,余敦清主动接触她。她爱唱歌,余敦清经常为她弹琴伴奏。余敦清为学手语这么认真,为教育聋童这么执着,这些深深感动了马恩光。后来马恩光考入师范学习俄语,大专毕业时原本可以进入中学教书,但为余敦清的特教情怀感动,她毅然选择与余敦清并肩工作,因为他们都爱手语,都爱聋教育,都爱聋孩子。后来马恩光嫁给了余敦清,而余敦清则早已“嫁”给了聋教育,从此余敦清从事聋教育的劲头更足了。他的手语则更是进步神速,顺利拿到了“聋人王国”的绿卡,成了名副其实的“聋哑人”。

余敦清很快便从聋教育的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1958年秋,为改变湖北全省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严重不足的情况,湖北省教育、民政部门联手在武昌举办全省盲聋哑教育师资培训班,首先从师资入手,为创办更多



余敦清(前右一)参加南京特师筹备座谈会时与国家教委特教处龙庆祖(前中)等会议代表合影 供图 余敦清

特殊教育学校提供师资保障。在这个师资培训班上,入职才一年的余敦清即被聘为讲课教师,传授《聋哑学校语文教学》和《聋哑学校口语教学法》两门主干课程,俨然成为聋教育老师的老师。因为开办了这次师资培训班,湖北省有了第一批基本的特教师资,继而整个湖北省的特殊教育学校一下子从1958年的5所增加到1960年的46所。

1958年对余敦清来说,让余敦清倍感自豪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徐海东大将邀请聋校老师游览东湖,并设家宴款待。二是苏联全俄罗斯聋协代表团一行6人参观考察聋校。徐海东大将战功卓著名声远扬,他有个儿子是聋脑瘫儿,当时正在聋校学习。他的这个儿子在聋校得到了余敦清等老师的精心照顾与专心教导,生活习惯、学习能力、文化成绩、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这让徐大将非常满意倍感欣慰。徐大将主动提出要见见这些能让他儿子开口讲话喜爱学习的老师。1958年的国庆,徐大将亲自陪同余敦清等老师一起乘船游览东湖,还在家里宴请了老师。得到开国元勋的鼓励与褒奖,余敦清工作的热情更高了。苏联的特殊教育起点比较高,发展比较快,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武汉与聋校进行交流,既是对聋校办学质量的肯定,更是对聋校提高办学水平的激励。

1959年是国庆十周年,湖北省和武汉市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庆典活动。因为聋校出色的办学成果,经过层层遴选,聋校的学生获准也参加了国庆游行。“哑巴”参加游行庆典荣登大雅之堂,这成了当年武汉的一条正能量十足的新闻。此外,聋校学生积极参加各项社

会活动,农村工厂参观实习、运动场上争先恐后夺冠争金、文艺舞台上精彩亮相,这一切都极大地振奋了聋生的人生信心,也直接地转变了社会对残疾学生的落后观念与错误认识。

1960年余敦清被评为湖北省文教先进工作者(这是我国特教战线上的第一位省部级劳动模范),并光荣地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1962年1月,余敦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聋校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因为教学成果好、群众威信高,1965年余敦清被组织上提拔为校级领导,出任聋校副政治指导员。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国家来说这是十年浩劫,对特殊教育来说也是大倒退。就是在十年文革这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中,余敦清还是凭着对特殊教育的无限忠诚,尽一切可能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研究特殊教育,去服务聋童成长。

1972年1月,聋校与盲校合并,余敦清被任命为分管盲聋哑教学的副校长。以前面对聋生,现在又要面对盲生。既然分管盲聋哑学生教学,自己不懂盲文怎么行呢?不懂就学,两校合并开始正常教育教学后的第十天,余敦清就坚持每天走进课堂,与盲生一起学习盲文。余敦清觉得,盲文其实学起来并不难,只要有汉语拼音基础,熟记盲文点字,掌握盲文规律,很快就能读写盲文。当然,明眼人学习盲文不同盲人,盲人只能摸读点写,而明眼人可以看读。果然很快余敦清就又领到了“盲人王国”的绿卡。接受一个人,首先接受他的语言。从懂盲文开始到懂盲人,余敦清把对聋生的爱延展到了盲生。1981年盲聋校分设,余敦清重回聋教育,非常难得的是他拥有了珍贵的十年盲教育经历。

十年“文革”结束后,特殊教育逐步走上正轨。余敦清也迎来了他事业上的春天。1978年春,受教育部邀请,余敦清赴上海参加全国聋校语文、数学教材审稿会。因为比较好地完成了审稿任务,会后教育部特别委托余敦清代表湖北牵头负责编写全国聋校数学教学参考资料,该套教参1979年正式出版发至全国各省市聋校使用。

1981年,教育部拟选派一批特教老师赴美国进修特殊教育。这是我国自1956年选派朴永馨、银春铭去苏联学习特殊教育之后时隔25年的又一次国家选派计划。虽然当时余敦清已经45岁了,但当国家选派他



余敦清(左)与笔者马建强合影

供图 余敦清

去上海外语学院参加出国留学预备部学习的时候,余敦清还是积极准备认真学习。几乎没有任何英语基础的余敦清,珍惜分分秒秒的学习时间,通过一年的强化训练,基本达到了出国留学的外语水平。后来因为他在同批预备出国人员中年龄最大,未能通过最后选拔。但余敦清没有气馁,1982年他继续坚持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英语半年,当时他只有一个想法,迫切渴望抢回十年“文革”耽搁的时光,渴望能走出国门了解西方特殊教育先进思想与实践。因为丰富的聋校工作经验、扎实的特教实践成果和良好的外语能力,1987年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余敦清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了在日本召开的第七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特殊教育研讨会,并作为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做了聋教育国家报告,详细介绍了我国听觉受损儿童教育的基本情况,特别介绍了我国聋儿康复的性质、目标、康复标准、主要工作、工作形式与工作效果等。这个报告受到了与会14国代表的普遍欢迎与高度赞扬,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全面了解中国聋教育的发展情况与基本经验。余敦清是湖北省特教界登上国际学术讲坛的第一人。

1986年3月,余敦清在湖北省民政厅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了“湖北省聋儿康复中心”,该中心是国内率先开展康复聋儿进入普通小学学习的机构。从1986年3月到1988年9月,中心成功地实现了42名受训聋儿中的57%基本康复,顺利进入普通小学就读,并在普通小学全部正常升级。这些受训聋儿75%语文数学双科优秀,56%是三好学生。

理论服务实践,教学联系科研,余敦清主持的“聋儿康复及其后续教育的实验研究”1990年成功获得教

育部首届科研成果奖,这是湖北特教界教学科研获奖的零的突破。从1988年12月至1989年7月,余敦清开展的“超过康复最佳期聋童的教育康复实验”,使55.6%受训聋童进入普通小学,均能比较好地完成各项学习,并且还保留有声语言的交往能力。其中一位名叫马晟的聋生顺利考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南民族大学工作。余敦清这两次康复实验,为全国聋儿康复训练提供了成功范例,也为武汉聋校成为全国聋童随班就读实验示范学校立下了汗马功劳。

余敦清1997年退休,在武汉二聋整整奋斗了40个春秋。他退休至今有20年了,仍念念不忘他的特教事业,继续从事耳聋孩子家庭康复的研究。如果说他从1957年到1987年的前30年是聋童教育的30年,那么他从1988年到2017年的后30年则是从事聋孩子康复教育的30年,这真是“毕生奉献在特教,不忘初心为聋童。”

二、始终与时俱进:教学联系科研,理论服务实践,传承结合创新

在长达40年的聋教育生涯中,余敦清没有变换过工作单位,没有变换过工作岗位,但他却始终与时俱进,在不变中常新,是一位长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勇立潮头、坚持传承、不断突破、不断创新的实干家。

教学联系科研。20世纪50年代,对一线小学教师讲科研,无疑还是很遥远的事。而对聋哑小学的老师来说,科研应该是比遥远还要远。但余敦清没有这样看,他从进入聋校开始,就学会了钻研。当年学校只有几位聋人教师,余敦清首先钻研的就是手语。要与聋童打交道,不会手语就无法交流。俗话说十聋九哑,办聋教育就是希望聋生聋而不哑,可是聋童怎么开口说话呢?这就需要钻研。当年全国推行口语教学法,余敦清负责口语教学实验。教育部颁发的《聋哑学校使用手语班级的暂行教学计划》与《聋哑学校口语教学班级教学计划》,余敦清每天都在研究如何把这些计划联系学校实际和聋生实际落到实处。看图识字明义,开口出声发音,会心凭手起言,他千方百计提高学生的口形语言和看话能力。经过大胆摸索,余敦清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总结出了提高教学水平的六种方法:一是重视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强调口语教学,打消学生畏难思想;二是教学结合生活实际,利用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开

门办学等进行教学;三是强调直观教学,尽可能多地使用实物、图片、演示和表演等方式直观形象地引导学生;四是提倡学生课外阅读,教师早晚自习、课外多指导学生看书;五是强调教师与学生打成一片,增加教学的随机性与灵活性;六是不失时机利用情景与情境,课内课外及时教学。

1960年武汉市民政局给学校送来了一台德国生产的集体语言训练器。这台康复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是非常罕见的。如何使用、如何评估使用效果,更是许多学校望而却步的。但余敦清却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设备,不怕困难与失败,敢于迎难而上,使二聋成为国内最早使用助听辅助器材进行听觉语言训练实验教学的学校。在集体语言训练器辅助下进行听觉语言训练的学生能够登台朗诵和唱歌了,他们在武汉市武昌区少年儿童歌咏比赛中竟然获得了一等奖,“哑巴能讲话”“哑巴会唱歌”,真是千年铁树开了花,在武汉教育界引起了轰动。

对聋生来说,他们有时真是除了听什么都能做。为此如何转变社会对聋生的落后观念,如何增强聋生自信心,便显得极为重要。于是,余敦清就把转变社会观念、增强聋生自信心,也列入了教育教学内容。他担任聋生班主任,坚持带领和推动聋生接触社会、了解世界、主动与健听人打交道。他克服困难不辞辛苦,坚持开门办学,经常性组织聋生走出校门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国庆十周年游行,参观工厂与农村,参与社会文艺演出,参加地区性、全国性体育比赛。

那些年武汉二聋的聋生是武汉社会上的明星:1959年聋生参加全区小学生运动会获得男子组总分第二名。田骥作为主力参加湖北省聋人篮球队获得南方七省冠军,获得全国比赛第五名。1960年武汉二聋口语教学班聋童参加全区少年儿童歌咏比赛获得一等奖。1961年聋生夏利华光荣加入共青团,成为湖北和全国第一个入团的聋人。1963年聋校编排的大型雕塑剧《光荣的特教岗位》正式登上武汉剧院的舞台公演,时任省委副书记亲自到场观看并亲切接见聋生演员。

1972年至1981年这十年时间,武汉二聋与武汉盲校合并为武汉市聋哑盲童学校。余敦清作为合并后学校的副书记、副校长,与时任校长一起,于1979年创办了盲人按摩班。以此按摩班为班底,1987年升格为

按摩职业中专班 培养了一批盲人按摩师 成功为盲生毕业就业闯出了一条康庄大路。

为解决全国特教学校相互缺乏交流、教学科研氛围不浓的问题,1979年起余敦清与同事一起编辑刻印了校刊《特教通讯》,校刊选登了大量特教理论文章与教学资料,介绍盲聋哑教育知识,介绍国外先进教育理念。这本小小的油印校刊,既填补了当时国内特教刊物一片空白的历史,更为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特教事业送来了及时甘霖。

特殊教育需要爱心,但光有爱心还是不够的。教育是门科学,是门艺术,需要专业精神与科学态度,需要严谨方法与研究手段。余敦清多年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注重传承与创新,加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所以当改革开放迎来了特殊教育春天的时候,他的教育教学成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与专家的赞誉:1978年春,教育部邀请参加全国聋校语文数学教材审稿会;1982年10月,教育部邀请参加筹建我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座谈会;1984年3月,参加全国聋校教学计划座谈会,与李宏泰、季佩玉等特教名家一起制订了我国《八年全日制聋哑学校教学计划》;1984年10月,出席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研究分会第一届学术年会;1987年10月,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代表中国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第七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特殊教育研讨会;1987年11月,参加第二届国际残疾人康复学术报告会暨中国康复协会首届学术报告会;1988年6月,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特殊教育大会,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出席了大会开幕式;1991年5月出席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第二届学术报告会;1994年10月出席了在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社区康复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一届学术会议;1995年12月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社区康复高级研讨会;1999年11月出席在广东深圳举行的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听力语言康复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报告会……

除频繁应邀参加高层次学术会议外,余敦清还经常在全国开设特教讲座,那几年从湖北到全国,从高等院校到基层学校,从聋教育到听力康复,从特教科研到学校管理,余敦清忙碌在特教第一线。余敦清用他四十年的辛勤耕耘,在聋人口语教学、聋儿康复教育、聋校教材编写、聋校学校管理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湖

北特殊教育中部崛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永远不忘初心: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老当益壮

在新中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版图上,余敦清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出国留学特殊教育的朴永馨、银春铭,也不同于八十年代出国进修特殊教育的叶立言、顾定倩。他们在国外学有所成,回国后身居北京上海,在特教领域发挥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的作用,为中国特教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余敦清从对特教一无所知到成为特教行家里手,从普通教师成长为学校校长,从草根老师到全省劳模,从口语教学到听力康复,从教学科研到学校管理,从扎根基层学校到走上国际讲台,是他用四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用“不信春风唤不回”的执着,用蚂蚁啃骨头的意志与毅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的。在余敦清先生的特教生涯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敢于学习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拼搏精神。

1997年余敦清退休后退而不休,他发觉电脑在日常学习生活工作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就坚持学习电脑应用技术,从打字开始,继而写文章、上网、用QQ信箱、制作PPT,进而自己编排文稿,从不会到熟练,从手忙脚乱到得心应手,余敦清体会到了电脑带来的工作、学习、生活的新乐趣、新节奏、新世界。

今年已经八十高龄的余敦清,现居住在武昌的一栋陈旧普通老式住宅楼里,与老伴相依相伴安度晚年。但他念兹在兹的还是特殊教育,无法割舍的还是聋童的学习、就业、生活。他还在思考研究特教的老问题新情况,他说:几十年的聋教生涯使我悟出一个道理,聋教育的实质,就是语言教育,就是听觉语言的康复。而聋校语言教学需要缺陷补偿、特殊途径的教学铺垫、语言交往的实践。

如今,回首当年的选择与决定,年已八旬的余敦清淡定而自豪地说:此生有幸献身特教,能够为聋儿造福、为家长排忧解难、为国家解难,无怨无悔有滋有味。◎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课题“中国近代以来特殊教育课程的历史嬗变与沿革”的成果,课题号:B-b/2015/01/085。

(作者单位: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210036)